

有序的煙火最迷人

朋友去擺地攤了。他說，他把自己平日裏讀完的書、閒置的帆布包、一些文玩擺件、摺扇等物拿到地攤上去了，沒想到僅僅兩個小時，被一搶而空。

地攤經濟之火，讓我們始料未及。

遙想我們早些年擺過的地攤，至今歷歷在目。那時候，還在上大學的我們，經常會從城隍廟之類的批發市場上批發一些文具、日用品，在大學城的地攤上來兜售。那時候，我們的設備極其簡單，一張油布，上面整齊地擺放貨品，等待着周遭幾個大學的學生們來光顧，依稀記得那是有序規劃的地攤，是要收取衛生費和管理費的。一個周末下來，我們等有百十元的收入，以貼補日常開銷。

擔串，似乎是地攤上美食的代表作，就着羊肉串，來一扎扎啤，在炎炎夏日，那叫一個清爽。大排檔，應該算是地攤中的貴族了。作為頗具規模化發展的地攤經濟代表者，大排檔就好比一個小社會。來吃大排檔的，不分男女老少，也沒有貧富貴賤，更值得稱奇的是，有時候同一盤菜餚，大排檔裏的煙火



人生在線
李丹崖

味和氛圍，是大酒店無可比擬的。大排檔中，人聲鼎沸，猜拳行令聲，結他女孩的點唱聲，酒話連篇聲……聲聲入耳，鍋灶中，煎炒烹炸，活色生香……有時候，我覺得拍譚戰劇在這裏也不錯，最起码在這樣的聲場和環境裏，不會洩氣，也能輕鬆鬆把情報傳遞。

有人說，完美的人間煙火就在地攤上。遙想擺地攤和逛地攤的那些年，的確如此，很多地方的街邊小館，都有店外營業的先例，折疊桌支出來，小火鍋燒起來，小龍蝦吃起來，那份愜意，何其美妙。

今春，經歷過了疫情的家中隔離之後，大多數人都需要找一個釋放場地，傍晚，清風徐徐，暑氣降下了威風，這時候到地攤上逛一逛，也不失為好主意。或許可以親自嘗試擺地攤，也能增加與眾不同的人生體驗。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地攤，這個歡樂場，應該成為有序經營的範本，應該成為考量擺攤人素質的試金石，而不是野蠻生長，任由其發展。所以，請讓地攤規整一些，清爽一些，畢竟，有序的人間煙火才迷人。



故宮建築
祝勇

既然不能「走出去」，溥儀只好把外面的事物「請進來」。他對來自外部的物事非常敏感，喜愛西裝，十五歲那年，決心像莊士敦口中的英國紳士來打扮自己。同樣是從莊士敦那裏，溥儀聽說了電話這個「新生事物」。

電話是一件神奇的事物，它雖然只是一隻小小的匣子，裏面卻裝着無限廣大的世界。宮殿的高牆可以屏蔽外部世界的聲音，也可以阻擋他觀望世界的視線，但它阻擋不了電話。通過電話，溥儀覺得自己與世界合為一體了，而不再是從這個世界上分離出來的那一部分。溥儀渴望着與那個世界的交流，聲音越遠，越能激發他交流的欲望，面對身邊的人，他反倒常常一言不發。

一九二一年，養心殿內多出了一台嶄新的電話機和一部電話簿。激動之餘，溥儀突然有了說話的衝動。一個深居宮中的皇帝，能給誰打電話呢？除了醇親王府裏的父親，他恐怕再也沒有什麼熟人了。他的眼睛掃過電話號碼本，從上面尋找着熟悉的名字。第一撞到槍口

胡適進宮

上的，是曾經入宮演出的京劇名角楊小樓。之後，他的目光突然落到胡適兩個字上，胡適是正宗「新青年」。溥儀心裏好奇，自己與胡博士對話，會是什麼樣子。於是，他撥通了胡適家的電話。

溥儀聽見對方接起了電話，說了一聲：喂！溥儀說：你是胡博士啊？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胡適覺得不好玩，直接問：你是誰啊？怎麼我聽不出來呢？溥儀不禁大笑起來：甭猜了，我說吧，我是宣統啊！

胡適表情突然僵住，不知是繼續追問，還是自語：宣統？……是皇上？

溥儀的回答，既有居高臨下之威嚴，亦有遊戲少年頑皮：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啾啾吧。

溥儀掛斷電話，胡適也把電話掛上，半天，還愣在那裏，沒回過神來。

一個星期後，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日，胡適如約走進紫禁城。他應該是第一位走進紫禁城的中國現代學者。那一天，胡適跟在太監身後，從神武門入宮，一路走到養心殿外。太監掀起厚簾子，胡適走進去。溥儀身穿藍袍，玄色背心，看見胡適進來，就站起身，胡適對他鞠躬，溥儀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

的大方檯，請胡適坐。

胡適坐下，環顧室內，見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着許多書，炕几上散放着一些報紙，還有康白情的詩集《草兒》。溥儀看胡適在打量他的書，便說：當年康白情考北大，國文和英文考第一，數學考零分，學校不錄，還是先生以辭職相脅，學校才破格把他錄取的。先生好眼力，章士釗先生有言，新文學運動中，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周作人，新詩成就最大的是康白情。「新潮社」的許多詩我都讀過，康白情的《草兒》，還有俞平伯的《冬夜》。

胡適：皇上喜歡嗎？溥儀：喜歡，而且我還能背上幾句。

胡適在認真傾聽。溥儀：草兒在前，鞭兒在後。那喘吁吁的耕牛，正擔着犁耩，陪着白眼，帶水拖泥……胡適：沒想到皇上對白話詩如此熟悉。

溥儀從炕几上拿過一張紙，遞給胡適：這是我寫的詩，請先生指教。

胡適接過紙頁，磕磕絆絆地念：月亮出來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起來衝着月亮鞠躬，一面說：好潔淨的月兒，菊呢來個哉……

念罷，胡適愕然，不知如何置評。（「永別神武」之四，標題為編者加）

三羊開泰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已趨緩和，各國抗疫能力和互助友誼也在這過程顯現無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向蒙古國援助物資，蒙方向中方贈送三萬隻羊。據說，三萬隻羊這個數字，即引用於《易經》，正月為泰卦，取三陽開泰之象，此時陽氣上升，春回大地。病毒怕熱，因此該卦寓意將很快掃除病毒。三萬隻羊就是一次「三羊開泰」，寓意中國定能國泰民安。無論如何解讀，蒙方在特殊時期贈送的禮物可謂用心良苦，情深意切。

幾年前，我與朋友合資在蒙古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我們在烏蘭巴托的草原上度假，紮營於圖拉河邊。這是蒙古國的母親河，發源於成吉思汗的故鄉肯特山，全長約七百多公里。站在河邊，一邊是成林的白樺樹；另一邊則是無盡草原，夏季的大草原，綠茵如氈，金黃色的油菜花，迎風飄香。往遠眺，幾個蒙古包星星點點，一些正在吃草的牛、羊群時隱時現。往上看，藍天白雲。舉目望去：「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南北朝的民歌，已經幫你描繪了眼前的景色。草原上的河水，都是由泉水及雨水匯成，幾乎沒有任何污染，這樣的環境養出的羊，實屬精品。

我們在河邊租了一個蒙古包，買了一隻活羊，由蒙古牧民幫我們烤全羊。蒙古羊肉又好吃又便宜，我記得買一隻活羊只花了約二百元人民幣。我們吃着美味的羊肉，喝着濃醇的馬奶酒，一邊欣賞着粗獷優美的蒙古歌舞。蒙古歌曲以聲音



如是我見
魯力

宏大雄渾，曲調高亢悠揚而聞名。其內容非常有蒙古特色，有描述愛情和娶妻嫁女的，有讚頌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頌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這些民歌生動地反映蒙古社會的風土人情。蒙古歌以敘事民歌為多。這類民歌還有古代狩獵歌、牧歌、宴歌等。這類民歌的音樂旋律多以歌曲內容或歌唱環境，或平平述來、或激越歡快、或抑鬱深沉。長篇敘事歌《嘎達梅林》堪稱是這類歌曲的優秀代表。這首長篇民歌語言生動、富有生活氣息。它的音調簡短方整，同語言緊密結合，帶有濃厚的說唱性。

蒙古傳統唱法包括多種歌唱技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呼麥」唱法，這是蒙古族複音唱法「潮爾」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種「喉音」藝術。它運用特殊的聲音技巧，一人同時唱出兩個聲部，形成罕見的多聲部形態。演唱者運用閉氣技巧，使氣息猛烈衝擊聲帶，發出粗壯的氣泡音，形成低音聲部。在此基礎上，巧妙調節口腔共鳴，唱出透明清亮、帶有金屬聲的高音聲部，獲得無比美妙的聲音效果。看着粗獷的蒙古鷹舞，聽着「呼麥」雄渾的聲音在蒙古包裏迴盪，我們彷彿又回到了成吉思汗的時代。

成吉思汗鐵木真，締造了蒙古國的傳奇，是蒙古人民最崇拜的英雄。在他的時代，中國與蒙古曾在同一版圖上，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三萬隻羊的故事也已經寫入中蒙兩國友誼的史冊。

正是沉吟入思時



黛西札記
李夢

南宋畫家錢選（約一二三五至一三〇三）的山水和花鳥畫作，我們見過不少。《八花圖》清雅，《秋江待渡圖》渺遠，各有意趣。而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西湖吟趣圖》，則讓我們見到這位隱士畫家作品的另一面，素樸近乎拙，平實而真趣多。

如果不是讀到錢選在《西湖吟趣圖》畫作題詩中的那句「月香水影驚人句，正是沉吟入思時」，我們恐怕很難想到畫中主角正是傳說中「梅妻鶴子」、寫出「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般千古名句的林逋。這位北宋隱逸詩人，終生不仕不娶，避居西湖孤山，卻不覺孤寂，自稱「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怡然自得。在錢選這幅畫中，我們見不到西湖，也望不見孤山，只有一人一石桌，一梅一鶴一童子而已，其餘皆是留白。作者寫西湖而不見湖光風景，可知其深明「暗示」之趣，不着一筆，而意盡顯。明寫湖畔隱士，暗寫西湖，水光潑灑宛若盡入畫中，引人遐想。

像很多宋代畫家一樣，錢選對於「留白」之法頗為諳熟，儘管如此，《西湖吟趣圖

》中的留白，仍足以讓觀者眼前一亮。通常我們所謂「留白」，是略略交代背景，用簡筆勾勒而非寫實或再現，可是在錢選此畫中，所謂「背景」竟全被抹除。畫中主角居於畫幅正中偏右，身旁除了眼前的一隻梅瓶與身旁的小童、仙鶴以及取暖用的火爐之外，別無一物，彷彿那是溢出時空之外的一處「異托邦」。沒有參照，無從依傍，畫中人與物像是被轟地拋擲於這一重曠然與靜寂之中，除了應和林逋遁世隱居的性情之外，又何嘗不是作者本人心境的外化？

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錢選，面對宋亡元興，並未像畫家友人如趙孟頫那樣入仕元朝，而是辭官歸隱，徜徉山水間，樂得逍遙。因此，他的畫中少了趙孟頫那般繁複心事，立意素簡，筆法上直追五代山水畫名家董源，平淡天真，於平常生活中發覺美與歡愉。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畫中隱士與童子的神情。隱士專注賞梅，童子好奇探看先生，仙鶴又望向童子，畫幅中的意象看似各自獨立，實則藉由目光而彼此呼應，無意間構成數重「看」與「被看」的關聯，圖像彷彿連綿流

動起來，以一種諧和的音韻。更可喜的是那小童坐姿，弓起身子，雙足懸在空中，正努力靠近火盆取暖，與身旁隱士的「靜」對照顯明，應和畫名中的「趣」字，亦為畫幅添多生機。

劉禹錫在《陋室銘》中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見古代文人與畫家對於「何為雅」、「何為俗」，向來有清楚界定。可是，在錢選的作品中，我們見到所謂俗與雅之間的邊界一再地模糊。他樂於以鄉野村夫的生活入畫，因此寫隱士在鄉間時也要棄絕矯揉或故作清高，將賞梅的詩人與烤火的小童並置左右，一靜一動，不覺異常，反覺溫馨可人。

誠如他在另一幅名作《山居圖》題詩中所寫：「山居唯愛靜，白日掩柴門……安得蒙莊叟，相逢與細論」，即便不喜熱鬧愛清靜，見到鄰村老人前來，也樂於與他相伴閒聊，恰與劉禹錫錫道而馳，是「談笑往來多白丁」，反而多了親切。總有人說錢選的作品簡淡而不冷清，我想那一點熱鬧，或許正由這「俗」中來。



錢選《西湖吟趣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圖片

讀阮朗《海水的腥味》



燈下集
朱昌文

收到導演嚴浩寄來一本厚厚的新書——阮朗文集《海水的腥味》，高興地揭開扉頁，看到裏面夾着一張心意卡，贈書人在下款寫着：「嚴浩 代父」。我想，這本書是一位具孝心的兒子為紀念父親而出版的。

阮朗，原名嚴慶澍，香港作家，是嚴浩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壇甚有名氣，他著作等身，筆名除阮朗外，還以唐人、顏開、江杏雨、陶奔、張壁等多達三四十個不同的筆名，創作了大量長短篇小說、散文、電影劇本等共七八十種，是名副其實的「多產作家」。可惜，他僅活了一甲子多許，便於一九八一年離開了這個世界，遺下了數以千萬字計的文學作品。

為了讓讀者通過文學作品更好地了解香港上世紀那幾十年的社會生活現象，重新認識和欣賞這位名作家的作品，作為兒子的嚴浩，早有心願要將父親的一部分作品加以整理出版，恰巧其父的摯友、同事李文健（筆名杜漸）也早有此意，加上三聯書店前總編輯侯明女士的策動和鼓勵，各種條件俱備，水到渠成，早已移民加拿大的杜漸去年特地返港兩個月，為編輯這本文集「操刀」。

《海水的腥味》精選阮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作品十一種，包括下列中短篇小說、電影小說及劇本：《殺手初出擊》、《失》、《壓》、《憾》、《蛇牙》、《染》、《手》、《黃天霸》、《欲傾東海洗乾坤》、《血染黃金》和《詩人郁達夫》。作品橫跨唐代、二戰時期和上世



阮朗文集《海水的腥味》
作者供圖

紀中葉至下半葉的香港，作者以批判現實主義的筆法描繪和刻畫現實社會的人生百態，蘊含着他對人事的鞭撻與同情，從家仇國難流露個人愛憎，通過文學藝術的魅力感染讀者。

未讀本書之前，我以為書名《海水的腥味》是選用其中一篇作品的題目，原來不是，我不明所以，便發短訊給嚴浩問原由，他即覆我「解畫」：「是其中一個故事《殺手初出擊》中的一句。象徵了地域一海邊城市香港，也暗示了書的內容風格是現實主義。」嚴浩在書的封底也寫着幾句心裏話：「海水的腥味，追上了父親的足跡，乘他在香港居住的二十多年間，化成了墨水，保存在他的筆下。」從字裏行間，可體會到這位國際知名的電影導演心底裏深深懷念一生獻給了家庭和愛國事業的父親。

《殺手初出擊》的故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屢見不鮮：黑社會人馬為了爭奪利益而互相仇殺，有時「點錯相」，認錯仇家，殺死了無辜的人。本故事的主角強仔就在他六歲時，父親被黑社會惡徒認錯人殺死，家庭生活陷於悲慘境地。他懷恨在心，矢志為父報仇。到他長大了，

練好武功，找到殺父仇人「王老虎」，拔出牛肉刀，準備手起刀落捅死他，可是，當他看到眼前這個殺父仇人竟是一個病弱得像「一具會說話的骷髏骨頭」，對方央求他：「你儘管殺，我不會叫救命，你看見我今日的下場，如果你殺了我，簡直等於救了我，我連跳樓都沒有氣力。」不知怎的，強仔手持在半空的牛肉刀忽然甩手掉了下來，跟着他扭頭走掉……故事描寫強仔找尋仇人的情景：「颱風即將來臨，沒有一絲氣流的寂寂空氣中有海水的腥味。」

這個短篇小說運用了電影藝術的「蒙太奇」表現手法，生動細緻，人物行為合乎人性，令讀者印象深刻。正如嚴浩在「序」中說：「文集中各個故事或劇本都頗有戲劇張力，我讀邵宇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父親在N年前曾經是編劇也是導演。」

我讀這本文集作品，思想往往跳出書外，因為嚴慶澍是《新晚報》的編輯主任，我是記者，他是我由衷尊敬的上司。他性格爽朗，積極樂觀，親和謙厚，熱心扶掖年輕人進步，我是受他愛護提拔的同事之一，我視他為恩師，永遠懷念他。而報館的眾多同事和外面的朋友都尊稱他「嚴老總」，常見他笑面迎人，因此人緣甚佳，交遊廣闊。

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嚴慶澍十分愛護家庭妻兒，熱愛從事的新聞文化事業，工作起勁，每天中午幹完繁重的編務後，仍然不知疲倦地伏桌寫、寫、寫，直至入夜才收筆回家吃晚飯，幾乎二十多年如一日。他才思敏捷，寫作速度驚人，每小時可以寫兩、三千字，日寫逾萬字是常事，活像一副「寫稿機器」，造就了他的為人樂道的創作傳奇。